

随笔

初春

□干慧琴(宁夏银川)

初春,一切都还留着冬的残影,然而,大地已春潮涌动,万物开启了复苏的模式。

白杨树开始露出像处子一般娇美的肌肤,腰杆笔直挺拔,如箭一样的枝干直插天空。而此时,槐树还是无动于衷,一身沧桑的样子,落在槐树上的一群麻雀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想必它们沉默了一个冬天,也要兴奋地表达一下对春天到来的欢喜之情吧!

春天的风,把阳光一片片地吹落在地上,落在冬遗留的残叶上,跳跃着,闪烁着细碎的光。舒朗的风在树林里穿行,它们一树一树地沐浴在春光里,让人心也跟着明媚了起来。

小溪也刚刚睡醒,唱着欢快的歌。苏醒的湖水像块温润的碧玉,清风过后,挽起一朵朵涟漪,激起春光无限。

我喜欢站在湖边,看着湖水里倒影,芦苇的,树木的,小拱桥的,还有云朵的。它们倒映在水中的倩影,泛着温柔的光,要比在岸上的样子好看得多。

而我最喜欢看湖边的芦苇,去年开的芦花,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风霜,仍是一脸笃定,洁白而素净,毛茸茸的芦花随风摇曳,它们日观天地晚看星辰,着实令人敬佩。

柳树,婀娜的枝条在风中轻柔地摆动着,上面结满了米粒大小的细芽,像极了少女裙袂上鹅黄的流苏。从远处看,柳色如烟,袅袅娜娜,宛若一幅诗意的画,隽永的诗。

还有那些含苞的树木,如桃树,杏树,梨树等,赶趟似的也将相继开放。尤其是桃,细小的花苞,那一抹嫣红,像极了女子脸颊润开的胭脂,要多好看,就有多好看。

初春,山水眉眼盈盈,如一个豆蔻的少女,眸子里是一泓透明的率真,那是人之初的单

纯,娇羞,青涩。

刚钻出土的小草,鹅黄嫩绿,娇怯怯地眨着眼,打量着这个神奇的世界,恰似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新鲜和朦胧,只有绿意若有若无地晕染着刚刚睡醒的大地。

这时的鸟儿,沉寂了一个冬天,久别重逢的它们,欢呼雀跃,似乎也有说不完的话。你听着,听着,忽然觉得心旷神怡长出一片柔软的青苔,惬意极了!

低头,看见土里冒着星星点点的首蓓芽,那隐隐约约的嫩绿,让我想起儿时,每到初春时节,我们一群女孩,拿着铁铲和小锹在房前屋后向阳的地儿转悠着,每年的老地方,先刮去上面的土,就看见一丛丛辣辣细小芽钻出地缝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挖辣辣和红根,争先抢着尝那股新鲜的辣味,现在想起,是回味那久违的乡愁啊!

过不了多少日子,就去掐首蓓芽,挖苦苦菜,摘榆钱吃了。儿时,这些野菜,喂养了我们整个童年。

渐渐地,地上的蚂蚁开始忙碌,小小轻盈的身子在搬运粮食和蔬菜,那些黄色缀满小黑点的瓢虫也在老屋的墙上自由地爬行,或许,他们也是想晒晒暖阳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不远处,草坪上的孩童牵着风筝,追逐着一朵婷婷在树梢上的云,他们在风中跑着,笑着,红彤彤的小脸,像一朵朵盛开在春天的花朵。孩子的笑声,好似风中摇着的铃铛,清脆悦耳。孩子们欢快的笑声,把阳光都震落在地上,多像一瓣一瓣的梨花坠落下来。

世间最美的时光,莫过于春之初,人之初,是暖,是爱,是希望,是给世间万物最美的馈赠。



《繁华似锦》张尚宝

微生活

做绽放在尘埃上的光

□张玉(山东临沂)

女儿在做商业策划时,写好的报告,多次被要求返工。女儿心灰意冷,打算放弃这项工作。看着她面容憔悴,双目无神。我提议全家周末去郊外爬山。刚开始,她不愿去,在我和爱人的再三劝说下,终于同意了。

早晨出发时,路上飘着淡淡的雾霭,女儿不满地说:“看,天气雾蒙蒙的,你们非出来。什么也看不清。”顿了顿,她又继续抱怨道:“有雾,说明空中浮着大量尘埃,这对人身体还不好。”我打趣道:“我们好像置身于仙境中,多好!”女儿长叹道:“什么仙境,分明是我暗淡的人生。”我想,坏了,阴暗的天气反而触发了她心底的忧伤,应该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出来的。

还好,等驱车来到山脚下时,雾已散得差不多了。四周弥漫着清新的气息,一条小溪绕过岸边的巨石,欢快地向前流淌着。

爬了没多久,突然一个女孩童稚的声音在我们前方响起:“妈妈,快看,好美啊!”我们也顺着孩子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在高大的枝叶间,投下来许多金色的光束,绚丽而明亮。光柱散着晶莹的光芒,像是舞台上的探照灯,有鸟从中穿过,羽毛被染成金色。“妈妈,光怎么会突然有了形状。”小女孩歪着脑袋问。女孩的妈妈笑着说:“光本来是没有形状的,可是要遇上尘埃或小水滴,就能形成漂亮的光之路。”那对母女的声音渐渐远去。可是女儿却站住了,她盯着那束光看了许久。

回去后,女儿一头钻进书房,继续通宵达旦地修改商业策划。

后来,我在书房打扫卫生时,无意中看到她写在纸上的一段话:“只要心中有光,就能在尘埃上铺出一条光明之路,否则,我们会深陷浓重的雾霾里找不到方向。挫折并不可怕,战胜它,我们才能领略到生命里更美的风景。”

看着书桌上厚厚一摞修改稿,我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

有感

蹲下来的温柔

□丁杏子(安徽望江)

清晨五点,天还没亮,我就到学校附近的莲花湖公园锻炼。这阵子,总能碰到一位老妇人推着轮椅,准时出现在步道上。轮椅上的老大爷闭着眼,任由不燥的微风吹在脸上,看着很是自在。

今天也一样,太阳还没从东边冒头,湖边的风吹着,叫人很舒服,吸上一口,全是青草和树叶的味道。我沿着步道慢跑,老妇人推着轮椅跟在后面,几个年轻人跑得急,从我身边匆匆过去了。

正跑着,就听见身后老妇人着急地喊:“老头子,咋了?难受啊?”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声。我前面一个穿运动短袖、扎马尾的姑娘,立马回过身,几步就跑了过来,一股淡淡的香飘了过来。我也赶紧停下,看见姑娘快步走到轮椅旁,二话不说就蹲下身,一边轻轻给老大爷拍背顺气,一边跟老妇人低声说着什么。我也凑过去问:“要帮忙不?用不用打120?”

没一会儿,老大爷不怎么咳了,缓缓睁开眼,冲姑娘轻轻点了点头。老妇人松了口气,念叨着:“估计是风呛着了,应该没事,多亏你了姑娘。”姑娘这才站起来,大概是蹲久了,腿有点麻,轻轻跺了跺脚。

见她反应那么快,又那么自然,我忍不住问她:“姑娘,你是医生吧?动作这么麻利。”她

笑着摆了摆手:“不是不是,我是幼儿园老师。跟小孩说话,不都得蹲下来嘛?对老人家也一样,蹲下来,说话方便,老人也自在。”说完,她挥了挥手就走了。

没过几天,我和同事去县城的“寿星乐园”养老院采访。拍完活动现场,我们到大厅准备采访几位老人,忽然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正是那个扎马尾的姑娘,她正蹲在一位老奶奶身边,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
“嗨,是你啊!”听见我的声音,姑娘抬起头冲我笑了笑,又低下头继续给老奶奶剪指甲。聊了几句才知道,她是街道团支部选的志愿者,每到周末,都会来养老院做志愿服务。院长笑着说:“这姑娘可勤快了,每次来不是喂老人吃饭,就是给老人梳头剪指甲,还总蹲在老人身边拉家常。”

我搬了把椅子递过去,问她:“总蹲着,不累吗?”姑娘笑了笑,语气很实在:“蹲着跟老人说话,她会把我当自家孩子,老人心里舒坦,我也不觉得累,反而挺开心的。”

姑娘这话一说,我心里那股说不清楚的感触,一下子就清晰了。人这一辈子,从小孩长成大人,再慢慢变老,不管什么时候,心里都盼着能被平等对待、真心照料。蹲下来,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里,藏着的,就是那份最真的心意与情感啊。